

闲
暇时光

开窗和关窗

□ 吴翼民

前段时间,秋桂怒放,香甜醉人。我居所前的林荫道上栽有一排桂花,后面院子里也植有几棵桂树,都怒放开了,我于是前窗和后窗一起打开。微风扇动时,两面的桂花香味将我的居所包裹个严实、蒸腾个馥郁,极是受用。尤其是当我打开电脑,写作骋怀,总觉得神清气爽,灵感涌动。

这是丹桂飘香季节里打开窗子的享受,其余时光呢?把居所窗子敞开亦享受多多。

且说我的居所南窗正对着一个绿意葱茏的体育公园,四季花树交替,就连严冬时也有腊梅参差开放,接着有早春的红梅,偶遇南风,准有梅香浮动轻轻袭来。我打开窗子作深呼吸,梅香悄然入我肺叶也。此外,还有各季节各种花香和树芬交替输入窗,都是无价的原生态的味道。

此鼻之所闻,还有眼之所见。除了怡红快绿,自有更生动的好风景。我能凭窗看到在运动场上锻炼的人们,跑的走的踢球的,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人们恍如五线谱似的在跑道上跳跃着的音符,恰巧传来一阵阵练乐人吹双簧管的美乐,“音符”乃应谱成韵矣;那是远镜头的情景,倘镜头拉近再拉近,我楼下人家的平台上也是个小花园哩,有春桃的灿烂,有秋柿的丰盈,还有盆栽的茉莉白兰……那是一位中医名家老杨经营的园圃,我开窗大沾其光。

开窗的好风景是道不尽的,但开了窗也有些令人不堪的烦恼,就说开南窗吧,林荫道外就是一条宽敞的马路,马路上车来人往,除了声音嘈杂,还有汽车的尾气输来,虽有几棵高大的香樟屏着,废气仍会削尖脑袋钻进家的窗口,于是妻子说赶紧把窗关上吧。我只能听命,关窗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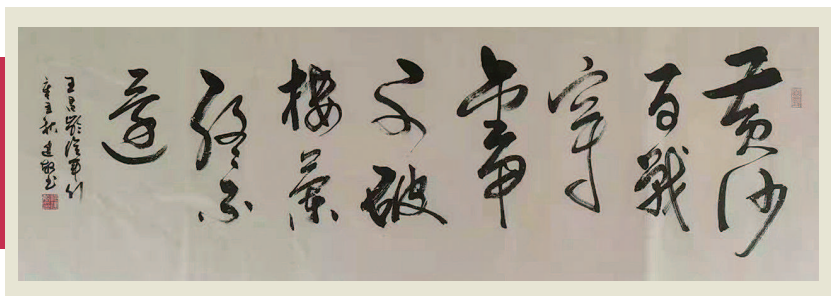
又,逢上春二三月,北方突发的沙尘暴竟然会长驱直入直抵我的窗台,清晨开窗,窗台上积了一层沙尘,可以用手指写字哩,我真的就在沙尘上写上“欢迎惠顾”四字以作调侃。妻子说:“你痴呀,别人家犹恐避之不及,你却开窗迎接。”我回答:“欢迎不欢迎,‘沙兄’总会来的呀?”于是妻子二话没说,把窗一关。

还有,楼下平台偶尔会传来一阵阵恶臭,我料得是主人老杨在施肥哩,经营个小花圃当然得施肥嘛,不然何来姹紫嫣红、芬芳宜人?目睹着老杨在平台一角沷过鱼肠之类的肥料,当打开肥窖和施肥时焉得不臭味弥漫直扑我的窗口?妻子抱怨生焉,老杨歉意打着招呼,继而莞尔:“没有这臭味,哪来的香味呀?”话说

得切理,我们确实一直享受着楼下平台的美色和芳香,怎知一点点肥料的臭味也承受不了呢?然则当着老杨的面马上关窗似不礼貌,当他回屋的间隙,妻子遂轻轻把窗关上。

开窗和关窗真的有许多讲究,其实对于屋子的主人来说,也随着年龄和心绪的变化而变化着。二十年前,我搬家到这个居所时,我们夫妇正当盛年,觉得原本配置的铝合金窗户只能开一半移窗有点憋屈,乃请装修工人全部拆除,改装那种可以全部打开的窗户,让新鲜空气浩浩荡荡扑入。那些敞开全部窗户的日子真的好爽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妻子感到老是窗户洞开未必舒爽,尤其窗户正对着大马路,又经历了北方的沙尘暴和邻居施肥的事儿,窗户还是开小些、甚至密闭为好,于是有些后悔当初拆除半扇移动窗户的事儿……

开窗和关窗的故事在我们家还在继续着,窃以为无论开窗还是关窗,都得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只要心胸豁达、心窗常开,就无所谓开开关关。



书法
祁建敏作

忆
当年

童年时的西井街

□ 蔡祖权

朱家角古镇的西井街,坐落在一条呈浅S形、南北走向、约600米长的河道两边。

离岸5米处各构建着深浅不一、错落有致的相向房屋。它们各自呵护着眼前长长的石板路。几棵老树扎根在岸边,却把身子肆无忌惮地伸向河心,看上去有点突兀。整条7米宽的河面上分别有名曰平安、中龙、涌泉三座石桥呈平卧状横架其间。

上世纪六十年代,朱家角至昆山的客轮天天在此穿桥而过,并在河的中段王家滩渡停顿片刻,为方便本地居民就近登舱。临靠岸,一声笛鸣,似是在打招呼。此时,翘首以待、聚集在码头上的人们开始热闹起来了:“妈,您走好,看准脚下,别摔了。”“知道了,你们放心,回家吧,啊!”“快!芸芸,牵住我的手,乱窜什么呀!当心掉下水去,哎,真是个冤家!”……渐次一阵躁动归于平息。吃水颇深的船舶便在隆隆的马达声中又重新启航,而船尾的河水被强大的推进器叶片打成凶猛的漩涡,不停地砸向两岸,进出高低不一的浪花,虽没有“卷起千堆雪”那样壮观,但也确实能使人激动一番——尤其对孩子而言。

西井街的水是清冽的。你能一眼看到那扎根在河床腰部两侧的呈飘带形的水草随着水流方向摆动着。

西井街的水是活灵的。它南接东达黄

浦、西奔淀山湖的漕江;北通进江苏领域的吴淞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富于理想的生态环境成就了水族生物的集聚天堂。

春天,当倒垂的杨柳枝梢绽出鹅黄嫩芽荡漾在水面区域时,崇尚点射袭击的柳条鱼便组成三五不等规模的小分队,不间断地向几处目标进攻,倒不是为了裹腹,而纯然是嬉戏。它们一会儿把芽苞啄下,迫不及待地吞进肚里,一会儿又急急地用劲把它吐出数寸远,然后再争相追逐,现出一副捣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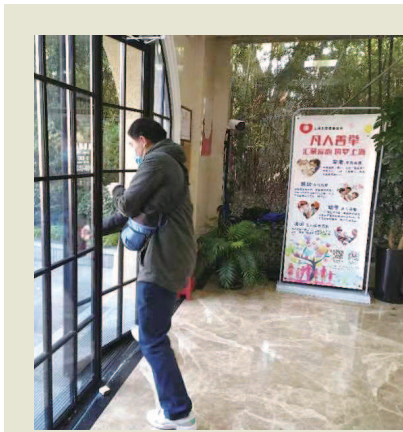
夏秋,鱼儿更显活跃。每逢主妇在滩渡洗毕碗碟刚抬级而上时,潜藏在水中的小精灵便争先恐后地亮相在浸满水的石条上,展示着倾斜、贴底、俯冲、倒立等各式的觅食动作。一旦猎取到佳肴,便会兴高采烈地予以庆祝。这不,两条鳊鲂鱼

在赢得口福后,亮着彩色的腹部,穿梭在“小弟小妹”中尽情欢舞。

而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则是那些大块头鱼行动的天下。你看,鳊鱼(又称胖头鱼)一路结集遨游过来,显得兴致勃勃。但一遇到气压低的天气,它们便会无精打采地把嘴露出水面“扑哧”“扑哧”地透气,一有动静,它们又把头一沉、尾也不翘,瞬间无影无踪了。

最有趣的,是那潜游在深水层的鲤鱼,冷不丁会在朱家角中学(即现在的课植园)南面的中龙桥桥门附近,做出“鲤鱼跳龙门”的动作。“扑通”“扑通”的声响乐得大伙儿争相观望。

凭栏眺望,但见一轮当空明月,银光倾泻,这因水而生的西井街也因此凸显出了万般祥瑞。



致不留名的捐赠者

林林 摄影/配诗

你的捐赠属于阳光
你不留名姓也是另一种坦荡
你的背影是在注释
慈善之行,人人可为
而善意最适宜的
是在心里生长

父
亲母亲

父母走进托老所

□ 吴毓

父母都已是八十六七岁的耄耋

老人,尤其当母亲渐渐失忆严重,双双料理家务尤为吃力,请了几任护工和保姆都让母亲赶走了,我这唯一的女儿又羸弱多病,照顾不过来。父亲打探到家附近一家养老院,于是我陪父母一起到养老院了解打探。视探后父母很满意,虽价格颇贵,但父母表示可先白天来养老院体验一下。

今年8月1日,父母开始正式进入养老托所。人生恰似轮回,老了其实也慢慢变成老小孩,像儿时入托一样,父母俩每天吃好早餐,穿戴整齐,准八点钟相携相伴出门,走上近二十分钟的路程才到达养老院。我劝他们下雨和高温天就打车,他们不舍得,每天蹒跚而行,坚持徒步。

一个月下来,父母俩的反响截然不同,父亲喜滋滋地说:养老院里活动丰富,上午做操唱歌,午睡后下午做手工、画画,或看电视看电影,还结识许多朋友,攀谈交流,舒心开怀,和谐畅快,不再觉得孤独寂寞;而母亲却相反,我每次去看她,她总不开心。原来每天走这么长路,脚痛,到了那里,她不愿和人交流,更觉得不自由。父亲和大家一同引吭高歌,激情四射,仿佛重回年轻时光,而母亲不擅唱歌,也觉得无聊。

半月后,母亲的小腿发红且肿了起来,医生说患了丹毒,在医院吊了十多天水,之后母亲就不能走着去托老所了,由养老院派人用轮椅推她来回,每天五十元却也省心省力。

渐渐地,母亲爱上了养老院,其中画画成了她的最爱,每每画好一幅色彩亮丽的图画发到家属群,我们看到母亲流露出欢快笑容也很欣慰。在父亲引导下,母亲开始和其他老人交流谈心,母亲绽放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重阳节,院里还准备了文艺活动,让父亲扮演诸葛亮,戴上官帽,穿上长衫,母亲也穿上汉服,描眉涂唇。古装扮相的父母在重阳节那天,饰演诸葛亮夫妇,父亲唱了一曲京剧《空城计》,维妙维肖的表演获得阵阵掌声。表演照发到家属群也赢来一片赞声,老公戏说母亲像演员黄宗英。

托老所的活动充实欢乐,父母每天都在里面吃完午餐晚餐再回家,饭菜也可口丰盛,每天换着花样。如今,父母已把托老所当成半个家,并向往未来要从小家逐渐转移到温暖的全日制大家庭,而我们只要父母拥有健康好心情便是最大的期冀和希望。

走进福利院是未来城市养老的必然趋势,我由衷地感慨:福利院成为父母又一个心灵港湾。寻一种欢乐,求一个归宿,给亦将老去的儿女一份宽慰和放心。